



鱼应青龙 ★ 猫应白虎 ★ 鸡应朱雀 ★ 龟应玄武

童亮 著
TONG LIANG



灵宠 GHOST 物语

宠物灵异事件
记录簿

最普通不过的宠物，给你带来最意想不到的好运与劫难
你注意到宠物的异常了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GHOST

童亮 著

宠物灵异事件
记录簿

灵宠物语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宠物语 / 童亮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33-0794-9

I. ①灵… II. ①童…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63903号

灵宠物语

童亮 著

责任编辑: 汪 欣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 × 96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一版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94-9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引言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觉悟成佛，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奇哉，奇哉，奇哉，一切众生，个个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无师智，自然智，一切显现。”

他的意思是，所有众生都有和佛一样的智慧，一样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众生平等，万物有灵”。

万物有灵，可惜我们自认为高于其他生物一等的人类，却时时刻刻在伤害其他生灵。

因为我们的妄想，因为我们的执著。

据说，水都能感知世界辨别善恶。某些科学家发现“万物都会产生波动”一说是的确存在的，不同的波动产生不同的频率。水正是通过接收来自人类不同情感的波动而做出不同反应的——对人生感到悲观的人，就会发出悲观的波动频率；对友善宽容的人，就能发出一种欢喜的波动频率；对心怀爱意的人，会发出爱的波动；对

心怀叵测的人，所发出的波动频率往往具有破坏性。

我想，当我们人类对其他动物做出善或恶的举动，是不是它们也会对我们发出不同的波动频率？

这，也是一种“万物有灵”吧。

善待，是一种救赎。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目录

CONTENTS

狗债..... 001

猫罪..... 055

鱼煞..... 093

龟藏..... 145

鼠守..... 199

狗债



1.

自从在网上连载了一个记录我小时候跟随爷爷经历的诡异事件的小说后，越来越多的书迷对我爷爷产生了兴趣。

转眼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不再是当初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而已成为北漂大军中的一员。这期间，QQ上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书迷加我，询问故事的进展，询问爷爷的近况。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很多友善的书迷托我向爷爷问好，有的甚至要跟我一起回到湖南岳阳亲眼看看他。其中不乏一些人心存侥幸，想拜爷爷为师，希望学点儿面相或者掐算之类的方术。

殊不知，现在爷爷的心境已经大变，甚至有些怪异了。他早已不愿再用他的方术。包括从前丢了物什就来找爷爷掐算的人，现在说多少好话都不能让爷爷抬起长满趼子的手，给他们预测寻找的方位了。

爷爷家门前有一棵生长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枣树，前年春天，它再也没能发出一个绿色的芽来。轻轻一敲，枝干就会非常干脆地断裂，摔在地上的时候几乎要粉碎，而不再是往年那样随地一插就会活过来并且长成一棵小枣树。

过年前我去看他，左邻右舍的人偷偷告诉我，你爷爷恐怕是不行了。我细问缘由，人家将嘴巴一努，说：“看看那棵枣树就知道了。”

我知道枣树不行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将爷爷的身体状况跟枣树联系起来。

我再问他们，他们却神秘兮兮地摆手不语，好像这是公认的秘密，不需要言语解释。

但是有一个人除外。

那个人是炎爹。

炎爹跟爷爷年纪不相上下。白天他们各忙各的事，到了晚上，不是爷爷去他家烤火，就是他到爷爷家喝茶。

炎爹说，有一天晚上，他跟我爷爷正在火塘边上闲聊50年前的事情，忽然听到敲门声。他觉得有些蹊跷。年龄越往上涨，聊得来的人越少。如今，他们俩都成为各自在这个村里唯一有话可聊的人。现在三更半夜的，还有谁会来找他们闲谈？况且舅舅建了新楼房后，爷爷一人独留在老屋，老屋又严重失修，瓦也漏了，墙也歪了，白天行人经过都避之不及，晚上谁还来敲门？

爷爷也觉得奇怪。

炎爹调侃道：“不会是小偷吧？敲门有人应就走，没人应就撬

锁进门。”

爷爷道：“应该不是。如果是小偷，光看我这样的老房子就知道没东西可偷了。”

打开门，进来的是一位陌生的年轻人。

爷爷并不避讳，邀请他进屋一起聊天，也不问他是哪里人，来这里干什么。

两位老人继续聊50年前的事，没想到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居然知晓一些，有时还能插上一两句话，帮助两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情形。

炎爹有些惊讶，但是见爷爷面不改色，便忍了下来。

爷爷话锋突然一转，谈及老皇历上的星宿值日，陌生人兴趣不减反增，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

炎爹更加惊讶。年轻人能看懂老皇历，还能跟爷爷品头论足的，实在少见。

也许是平时难得遇见熟知老知识的人，爷爷仍旧跟他聊得很开心，炎爹反而插不上嘴。

聊了一个多时辰，那陌生人突然停住，愣了一会儿，喃喃说道：“明天有雨。”

炎爹目瞪口呆。他知道，爷爷预测天气，除了掐算和口诀外，还得去外面看看东南西北风向。这已经非常了不得，而这个年轻人却能脱口而出。他料想爷爷一定也会大吃一惊。

炎爹朝爷爷看去，只见爷爷站起身来，笑呵呵地说道：“巢居的动物知风，穴居的动物知雨。看来这位朋友不是狐狸，就是老鼠。”

爷爷的话说完，陌生人顿时大惊失色，脸上瞬间长出许多粗毛，脸颊飞快消瘦下去，化成了一只狐狸。

还没等炎爹发出惊叫，那只狐狸就“嗖”的一下溜走了。

所以炎爹坚持认为我爷爷不可能像枣树那样。“你爷爷跟以前没有任何区别。他不是枣树，他是一棵不老松。”炎爹拍着我的肩膀说。

炎爹比我矮了将近一头，拍我肩膀的时候显得比较吃力。

我刚转过身，就听见他轻轻叹息：“当年的小外孙都长这么高了！”

后来，爷爷告诉我，他将家里的水牛卖了，换成了一头黄牛。

爷爷从会下田干活儿就开始养牛，几十年间换过几次牛，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水牛。我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要换成黄牛？”

爷爷摇头道：“你爷爷我现在老啦，水牛力气大，我扯着缰绳都拧不过它了。黄牛的力气小，我还能控制。”

我顿时百感交集。

2.

包括妈妈在内，她也认为爷爷已经力不从心了。

爷爷不在旁边的时候，妈妈偷偷告诉我说：“你从北京回来之前，大概七八天前，二奶奶去世了，在出殡时她生前养的狗突然发狂，一连咬伤了好几个人。被咬伤的人都是生前得罪过二奶奶的。”

二奶奶是常山村的神婆，平日里不做别的事，专门负责村里的

土地庙。她性格和蔼，心地善良，受人尊敬。且不提土地庙里的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灵不灵，村里的姑婆姨婶大多还是信奉的。我参加高考的那两天，妈妈就找到二奶奶，非要在土地庙跪拜整整两天两夜。后来我考上重点大学，妈妈还去土地庙放了两挂鞭炮道谢。

虽然考大学不可能依靠神仙保佑，但是土地庙存在的意义还是在这里彰显了出来。我猜想，也许这正是姑婆姨婶信奉的缘由。

妈妈说：“由于被咬伤的人多，又担心染上狂犬病病毒，当时很多人建议打死那条狗。二奶奶的儿子很孝顺，虽然他知道狗咬人要负责，但是他觉得母亲刚故去就打死她生前养的狗多少有些残忍。他请求大家暂且放过那条狗，等二奶奶过了头七再说。”

“那大家答应了吗？”我急问道。

妈妈说：“很多人不答应，尤其是被咬过的。还有些人怕自己家的孩子被咬到，也就赞同立即除掉那条狗。毕竟不弄死它，潜在的危险就一直存在。还有几个曾经得罪过二奶奶，但是因为当时不在场没有被咬的人更加紧张，他们的立场也更加坚定。”

“莫非那条狗受二奶奶的灵魂驱使吗？”我心里不由自主地想。

“二奶奶的儿子一人说不过众人，便向你爷爷求救。”

“向爷爷求救？”

“是呀，他希望你爷爷给那条狗驱邪，让它不再乱咬人。”

我闷闷道：“它不是乱咬人啊！”

妈妈对我的话不置可否，继续说：“如果是以往，你爷爷肯定会帮忙。你是知道你爷爷以前的性格的，是吧？再难的事情他也会

出手帮忙。何况二奶奶跟我们还是行上亲戚。”

想想也是。不仅二奶奶跟我们家是亲戚，二奶奶的儿媳妇也是画眉村的人，也姓马。按照爷爷以前的性格，他是断不会拒绝的，甚至会不请自来，主动帮忙。

“可是你爷爷一口拒绝了。毫不留情面。”妈妈说。此时，就连妈妈的眼神里都有几分歉意。以前都是妈妈拼命劝爷爷不要毫无保留地帮他人。

我沉默片刻，问道：“后来那条狗被人打死了吗？”

“大家得知爷爷不帮忙，就把那条狗活活打死了。二奶奶的儿子也没法阻止。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把狗打死，他们连二奶奶的葬礼都不帮忙了。吹吹打打，抬棺举灯都要人，总不能为了那条狗耽误了出殡。”妈妈轻叹了一口气。

我脑海里想象出众人一拥而上打死一条狗的场景。

因了这件事，妈妈认为爷爷心肠变硬了，同时认为爷爷确实大不如以前了。妈妈说：“也许爷爷想过帮帮那条狗，但是他的身体扛不住了。”

“我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良久，妈妈又说，“舅舅建了新楼房，叫他从老屋里搬出来，他偏不听。上半年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接连下了一个星期。老屋的瓦原本就有些漏了，泥砖墙被雨水一洗，就倒了一面墙。差点儿把你爷爷砸死。”

我听得心惊肉跳。

在我的记忆里，老屋的泥砖墙是跟土蜂窝结合在一起的。每到了夏天，许多土蜂从泥砖墙的蜂洞里爬出来，嗡嗡嗡地在堂屋里飞

来飞去，吵得人头晕。那时候我就担心老屋的墙被土蜂掏空。

那时候，太阳从瓦的缝隙里照进来，一道道圆巴巴的光打在墙上地上，让我分不清哪个圆是土蜂洞，哪个圆是漏下来的阳光。

随着时间推移，我离家越来越远，也越来越想念那些土蜂和圆形的阳光。

也许，爷爷也舍不得土蜂跟阳光呢。

3.

说完这些，妈妈拉着我的手，央求道：“亮仔，要不你也去劝劝你爷爷。从小到大他最疼你，也许你说的话比我们有用。”

“嗯。”我点点头。

可是从舅舅的新楼房里出来，在弯弯曲曲的巷道里走了四五分钟，来到爷爷的老屋前面时，我又拿不定主意了。

青瓦还是我记忆中的青瓦，只不过像被人伤害过的鱼鳞，好些地方已不规整，屋檐边上的房梁甚至驼了下来，如体力不济的老年人。泥墙还是记忆中的泥墙，只不过像敷了劣质粉霜的姑娘脸，好些地方鼓起或者掉落。特别是窗户周围，连泥砖都突出来，凹凹凸凸的如同牌桌上没有码好的麻将，仿佛伸手就可以抽出一块来。

即使如此，我还是闻到了小时候的味道，清新的泥土味，混杂着老屋里被踢得瓷实发黑的老泥土味，还有一点潮湿木质家具发腐的酸味。

再往前走，就闻到了牛的味道，那是舅舅刚刚给牛喂过水；闻到了草灰的味道，那是外婆在火塘里烧饭；闻到了米汤的味道，那

是妈妈帮忙在木盆里浆洗被子；最后闻到了香烟的味道，那是爷爷伸出熏黄的手指正在抚摸我的脑袋。

我忍不住加快了脚步，像小时候那样急不可耐地往老屋里奔。

跨进门的那一刻，我差点儿喊出来：“奶奶，爷爷，我来了。”

我张开了嘴，但是没有发声。

奶奶的黑白遗照高高悬挂在堂屋的墙中央。

奶奶在我读大三的那年就去世了。可是每次走进老屋，我还是以为她会出来接我。

我想，爷爷也有同样的感觉吧。

我决定不劝爷爷了。

堂屋的墙确实塌了一面，但幸好没有影响到周围的墙和房梁。空出的地方，用四五根松木支撑起来，像一扇放大了好几倍的简易窗户。不用进卧室的门，就可以看见一半爷爷睡的床。我无法想象墙塌掉的那个晚上爷爷是怎么度过的。

我喊了好几声“爷爷”，不见回答。但是老屋里的门都敞开着。

出来问了问邻居，说是见他去了炎爹家。

虽然很多时候想着念着这间老屋，但是此刻我一点儿也不想在这里逗留。我将老屋的大门掩上，急忙回到舅舅的新楼房里。

妈妈见我回来，充满期待地询问：“劝你爷爷了吗？”

我没答理她，径直回到桌边坐下。

妈妈见情形不对，没有再问。

4.

快吃午饭的时候，爷爷回来了。

饭菜上桌，众人正要动筷子，爷爷突然扫视一周，然后盯着妈妈问道：“毛仔呢？”

毛仔是弟弟的乳名。

妈妈一愣，回答道：“早上你不是问过一遍吗？毛仔身体不舒服，估计现在还躺在床上睡觉呢。你别管他。”

我才知道，爷爷的记忆力也开始不好了。很自然地，我想到那棵枣树，想到那些人说的话。

“哦，好像问过。他怎么了？”爷爷又问。

“吃多了狗肉，上火。”妈妈不耐烦了。她起身去筷筒里拿了一双筷子，在水龙头下面冲洗了一下，然后递给爷爷。

“爷爷有筷子。”我说道。

“这是公筷。”妈妈说。

妈妈觉得爷爷老了，怕他传染病毒给舅舅家的小孩，特意给他多准备一双筷子，让他先用公筷将菜夹进碗里，然后再用自己的筷子夹了吃。这样避免爷爷的筷子直接进入菜碗。我对公筷一直很反感，但是妈妈一定要坚持，爷爷也从来不拒绝。

爷爷用公筷夹了菜，笑道：“我跟他说过不要吃狗肉，他忘记了吧。那是只有阴气极重的人才能吃的。毛仔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本身阳气也比一般人重，吃了不难受才怪。”

我头一回听说阳气极重的人不能吃狗肉，爷爷的话勾起了我的

好奇心。我忙问道：“现在好多做火锅的店子推出狗肉火锅呢，怎么就吃不得呢？”

问这话的同时，我又想起了二奶奶家的那条狗。

爷爷说道：“狗的情况很怪，它本身属阴，却不是阴灵，而是和鬼的阴寒之气完全相同，所以狗能见鬼知煞，预警能力特别强。但是狗和人的关系最紧密，所以又带着很重的人阳。为什么吃狗肉最燥，这跟吃人肉一个道理。那吃的是人阳，不燥才怪哩！”

我忍不住问道：“二奶奶养的那条狗被打死后，是不是也被人吃掉了？”

妈妈苦笑道：“你不知道，这些年我们村里的狗都很难活过一年。平时小偷小摸的人懒散惯了，自己家里从来不养一个牲口，快过年的时候就在附近几个村里转悠，看见有活物就放药弄倒，或者闷棍打死，然后在附近的山上扒了皮，要么烟熏了做过年的腊肉，要么当晚就下了火锅。”

“还有这样的事？”我不得不承认，离家读了几年书，现在连家乡的情况都陌生了。

妈妈说道：“可不是吗？我们村的张焕驰，你知道吧，她家的母狗在五月的時候下了六个狗崽。张焕驰高兴得不得了，她儿子女儿都在外上班，一年到头不回家，她就跟着那条狗过日子呢。她将儿子女儿寄回来的牛奶和营养品都喂给狗崽吃，像对儿子一样对待它们。结果不到腊月，六个狗崽都被人家打死吃了，就连那条母狗都不知道被谁打断了两条腿，也差点儿成了人家的一盘菜。”

我哑口无言。